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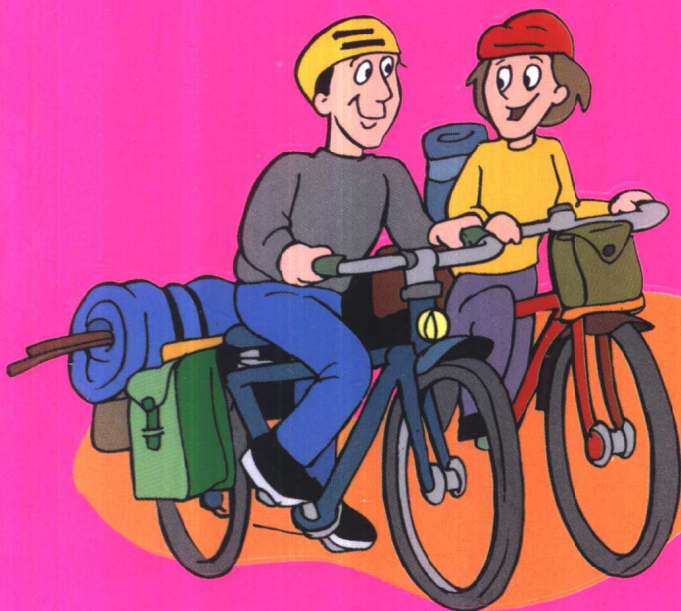
都市婚恋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费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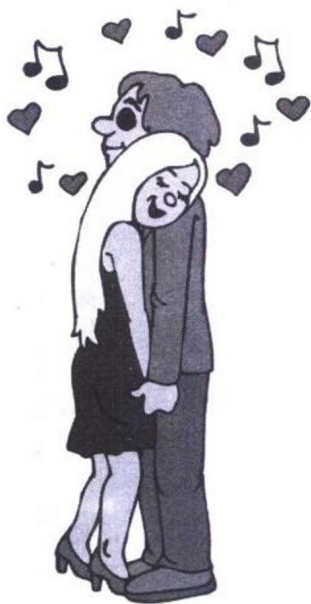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都市婚恋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费明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费明著. -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3.1

(都市婚恋三部曲)

ISBN 7-5385-2146-1

I. 初… II. 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101 号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0431-5640624

印刷厂◎北京市书林印刷装订厂

开 本◎32(850×1168 毫米)

印 张◎10.25

著 者◎费 明

责任编辑◎安春海

装帧设计◎三味书香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2146-1/I·420

定 价(全三册):54.00 元



假如没有他，
她会更孤独、痛苦，这种友谊对阿丹来讲是雪中炭、雨中伞，阿丹对马塬的心情很复杂，原谅的同时更多的是歉疚。”

阿丹是阳光，马塬就是阳光下的雨露，被映照得暖洋洋，晶莹剔透，变幻着五彩缤纷的色彩，这是马塬跟在阿丹的感觉。



爱情有时候最能捉弄人，女人都是苦命的种子。爱情小把戏捉弄的，似乎永远是那些纯洁、浪漫、对人轻信的天使般的女人。



好人与坏人就如同同一坛花草，草与花并生，你不知道那种花草有毒，你只有亲自品尝，才能知道玫瑰芳香。





楔 子

“老天爷，别下雨，包子馒头都给你……”许多人小时候都对着乌云翻滚的天空唱过这首童谣或顺口溜。老天爷从来不给面子，大概是因为没看到谁真的上供包子、馒头吧，怒冲冲地挥舞电鞭，把豆大的雨点噼哩叭啦往人头上砸！

且慢，老天爷不光下雨，除了雪、冰雹以外，听说还下过什么百年不遇的鱼雨、粮食雨，最绝的是下过什么银币雨，街上的人不顾满头被砸出大包来，乐哈哈地大拣特拣……哈，发财喽，天上掉钱喽！

谁见过这景儿？

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发生的地点好像都不在咱们中国。尽管科学家们能琢磨出这种怪事发生的原因，听起来似乎挺合理，可是你到街上去问，上至八十岁豁牙老太太，下至八岁豁牙小娃娃，谁都不信。

别忘了，中国有句祖训：天上不会掉馅饼。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是!……”三十年以前，毛主席他老人家就这样教导过八亿人民。

那么，天上能不能掉爱情？

能！

不信？真的不信？！

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你不知道？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你也不知道？还有白娘子和许仙，还有……还有……

你可以说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故事，可以把这些感动多少代男人女人的事儿归为文人的想象、百姓的胡编。可是天上真的能掉爱情，傻小子白拣了一个俏媳妇。真有这回事！

这可是马塬和阿丹亲口告诉我的。

马塬是谁？

阿丹是谁？！

别急嘛，先看两篇报导：

《明天周报》

昨天上午十时，在帝都大酒店 20 层的旋转大厅，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出席并主持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婚礼，一百多对新人在亲人和来宾们的祝福声中结为伉俪，共同发出“互爱互敬，永偕白头”的誓言。市领导向新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成家之后不忘国家，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并代表全市人民向他们祝福，还向在场的新



人赠送了礼物。

市团委、工会、妇联的有关领导作了简短发言。

新郎代表、解放军某部二等功臣郑直表达了全体新郎的心声：当个好男人，爱国也爱家，不忘今日誓，共浇幸福花。

新娘代表、著名模特徐丹因故中途退场，其发言临时取消，此乃婚礼中一个小小遗憾。

一百多对新人在婚礼结束后，一同乘车游览了本市的主要街路和经济开发区，当晚坐火车去秦皇岛进行新婚三日游。据了解，三日游的经费是由中央电视台、燕山石化公司、团市委和几家广告商联合赞助的。此举亦有移风易俗、反对奢侈浪费大操大办的作用，得到全体来宾的一致赞许。

(记者佳然报导)

《娱乐快讯》

《金童玉女突然分手，结婚钻戒扔出高楼》

在昨日帝都大酒店举行的集体婚礼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对新人——本市广告界的金童玉女薛兵、徐丹在步入红地毯后不到十分钟突然发生争执。新娘将结婚戒指扔出窗外后匆匆跑出大厅。此举令在场所有人士瞠目结舌，引起一阵骚乱。新郎和伴娘随后追出，直至婚礼结束亦不见踪影。记者当即采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访了新郎、新娘双方的亲友同事，他们均表示事情出乎意料，不明个中究竟。

如此重要的人生盛典，如此光采照人的场合，众目睽睽之下情变突发，足见“大腕”和“名人”风范及言行的不可揣测性。徐丹在各种媒体上场均以温柔、娇媚、体贴、优雅的面目出现，据悉，其性情与其所扮角色无异，行事谨慎，鲜生绯闻。今日的“嫦娥弃夫”之举必有难言之隐。此事关乎当代都市男女的婚恋观、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本报将予以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 晓飞)

大众情人徐丹，也就是阿丹，她怎么会在婚礼上抛下新郎薛兵，更有甚者，还把戒指扔到楼外？此举怪异至极，在年轻男士中引起一片哗然。什么说法都有了，大都是主观臆断、望文生义罢了。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猜对了，那就是阿丹并不爱薛兵。

不爱他，却同意嫁给他。正要嫁他，却脚底抹油溜了。这不是戏弄人吗？人们在为薛兵打抱不平之时，不由得发出疑问：哪个男人有那么大的魅力让阿丹挣脱被薛兵紧紧挽住的臂膀？

那个男人就是马塬！

马塬，就是被阿丹第一次从楼上扔白金钻戒时恰好砸到脑袋的那个打工小伙子。



停停! 停! 怎么还有一次扔钻戒?那可是钻戒呀,一两万元人民币,随随便便地扔来扔去的?

嘘,别说话,自个儿往下看!



初恋时
我们不懂爱情



第 一 章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春天里的北京，一片生机盎然。1999年的亮丽阳光照射在洗楼工马塬身上。他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牛仔服，头戴安全帽，腰系安全带，正站在一幢20层的娱乐大厦外面清洗楼面。他轻盈地挥动手臂，任水流哗哗而下。

马塬正清洗到20层一大扇玻璃窗前。窗子敞开着，传出轻柔的音乐和咖啡特有的甜丝的香味。

正当马塬想从窗前移开时，一个亮晶晶的小东西突然砸到了他的脑袋上，只听当啷一声，落进马塬的吊桶里。他定睛细看，是一枚白金钻戒。

白金戒指闪着光泽，诱得马塬眼睛直往上扑。他的心开始砰砰直跳。他拾起戒指。

“马塬，别翻来覆去地看，准是个假货。”同伙在说。

“我没想到是真是假，只想是谁吃饱撑的，扔戒指

玩。”

“这窗里的人都是疯子，闲着没事干。”

马塬举起手臂，要扔掉手中的戒指，但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咋了？马塬，舍不得扔？”

马塬没说话，手中的戒指好像有话要对他说。他一弯腰，从窗户爬进去，把戒指交到咖啡厅女领班手里。

“这活该周金桂不伤财！小伙子，你是不是以为这戒指是假的才送过来？”女领班操着一口湖南话。

“要是假的，我还用爬进来交给你吗？”

“你是学雷锋？”

“俺们东北人，个个都是活雷锋。”

“雷锋早就被开除球籍了。”女领班哈哈笑着。

马塬感到一股悲哀。金钱是魔镜，可以让所有的人在镜子前现出本性。“你转告拥有戒指的人，让她（他）闲着没事干，就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马塬转身跳上了窗台，系好安全带，重新干活儿。

光影迈脚步。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好多事情如果听其自然，都会逐渐忘记。下午，马塬继续清洗大厦。那一股一股的水跳跃着，总好像搅着马塬的心，好像有事随时发生一样。

马塬想到了姐姐马莉。马莉是马塬惟一的体弱多病的姐。

马塬读二年级时，父母在工厂的一次石油罐爆炸中携手



而去。那年，马塬 10 岁，马莉 15 岁。

马家姐弟一直靠工厂的抚养老金长大。日子清苦，更多的是姐姐偷偷流泪，弟弟心酸在一旁偷看。

马塬记忆中的姐姐，永远都是操劳的影子。那双骨节粗大的手总是在忙。闲歇时，便是一双无奈的眼睛。姐姐对他很严厉，放学回家，必须是先完成作业再去“放风”。对马塬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寻觅一个家的温馨，只是想享受妈妈柔软的手臂、爸爸坚实的厚背，一日简单的三餐，一屋平和的欢笑。上帝连这点小要求也并不满足马塬。

过春节时，马塬看到邻家热闹气氛，洒下大滴眼泪。姐姐问他怎么啦？他说，姐，咱们搬家吧。

姐点点头。蓬乱的头发抖动着，姐说等她长大工作了，就有自己的家，你就温暖了。

后来，姐姐真的工作了，并和一个男人结婚了。

马塬体味到了有家的感觉。

马塬从初中到高中，学习一直是尖子，那时，他的理想是清华园。好景不长，姐姐下岗，和丈夫摆地摊卖拖鞋。后来，又在批发市场买了两个床位搞批发。渐渐的，姐夫有了钱，买了大房子。

生活空间大了，夫妻间的距离也拉大了。姐夫和有钱人一样享受生活、享受女人，最后，和姐姐离婚了。

当那个漂亮年轻的女人挺着隆起的肚子和马莉谈判时，马莉一气之下，用刀捅了那女人。女人的家人打上门来，非要到法院告马莉。后来，由中间人出面，马莉把女主人的位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置让出。

再后来，马莉便患上心脏病，什么活儿也干不成了。马塬不得不放弃了清华园的梦想，自食其力。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在京城犹如满街的落叶，随便一扫便能堆积如山。马塬只好进了清洁公司，做名清洗工。他用挣的钱养活姐姐。

天渐黑时，马塬和同伴把一些工具放进大厦一楼的小仓库里，明天还要继续干。

当马塬和同伴走到大厦门前，他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就见阿丹和女领班从电梯间出来。

有的人你只需看一眼就够了，而有的人却是百看不厌，属于“再回首”那种。阿丹就是这后一种。

马塬并不是那种见漂亮女人就走不动的人，只是这个阿丹，让他停住脚步，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马塬站在门旁，愣愣地盯着阿丹由远及近，向他走来，心便有种颤动。大概是马塬执着的目光，让阿丹和女领班有所察觉。

“哎呀，又是你。”女领班叫嚷。并叽里哇啦跟阿丹说着湖南话。马塬一句也听不懂。

东北人在语言上最慷慨。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如一地讲着人人都能懂的东北话。而南方人不同，他们会根据不同需要讲普通话或家乡话，有保密性和隐私性。

阿丹上下打量着马塬。这目光让马塬不舒服。

“领班说是你送回那戒指？”她问道。

“是。”



“其实，那戒指你不应该捡回来。”

“狗咬吕洞宾。”

阿丹一笑，露出一排整洁的牙齿。

“你就当我没捡，扔掉算了。”

“你误会了，那戒指与我无关。”

“不是你的？”

“我咋跟你说呢？”

“阿丹，跟他解释干啥？”女领班不耐烦起来。

“还是说清楚才好。”

“哎呀，他又不是你老公。”

“去……”阿丹还想往下说。被女领班硬给拽开了。她回头冲马塬露齿一笑。马塬的心猛跳了一下，他呆立着，直到也被同伙拉走。在回家的地铁上，马塬的脑海让阿丹占领着。阿丹那高挑的个头，略微施了粉脂的双颊，黑亮亮的大眼睛，黑色长发，都撩拨着马塬的心。

第三天的中午，马塬又看见了阿丹。

两人见面，互视一笑。两人都要买一份酸菜炒粉丝的盒菜，卖盒饭的女人把盆底刮得干干净净，仍凑不上两份。

“你买吧。”马塬让阿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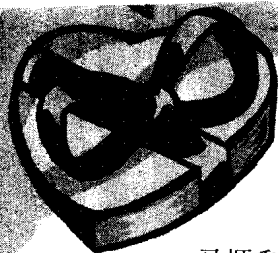
“算了，还是给你吧。”阿丹谦让。

“不，给你，我再买别的菜。”

“给你，东北人最爱吃酸菜了。”

两人为这盒酸菜推让着。后来，还是卖盒饭的女人当了裁判，每人一半。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



第 一 章

马塬和阿丹一同往大厦方向走。天暖暖的，掠过一阵风，也是暖洋洋的，还夹着一股香味，淡淡的。

“你在这大厦里做啥？”

“在咖啡厅当服务员。”

“噢，服务员，也挺好。”

“凑和。”

“咖啡厅，中午不供饭？”

“不供。”

“那每天咋看不见你出来买饭？”

“我都在大厦餐厅买，今在去晚了菜没了。”

“哦。”马塬仰头观天，感到心情与天空一样开阔晴朗。他突然想，应该感谢餐厅的大师傅。

“我跟你讲那天戒指的事。”阿丹在大厦台阶前止住脚步。

“其实，我——”马塬不知说什么。

“那戒指是我故意扔的。一个有钱的老板非要送给我，想让我做他的二奶，我没接受，他死皮赖脸缠个没完，一气之下我就把这戒指扔出窗外。”

“扔的好，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拾回来了。”

“所以我说不谢你了。”

“等下次你再扔时，我把身子闪开，让你扔得远远的。”

两人同时笑了。

“你叫啥名？”